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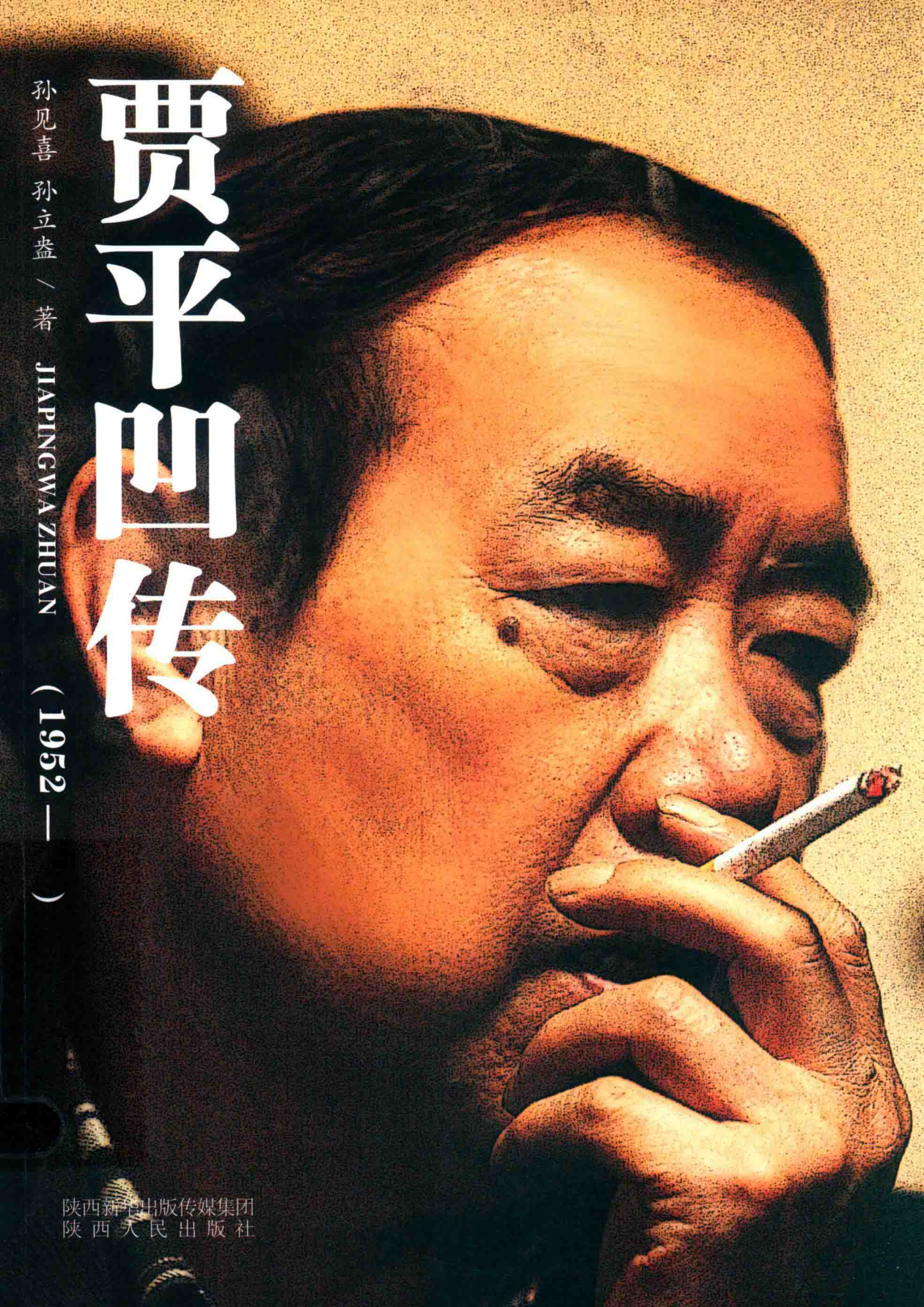
贾平凹传

孙见喜 孙立盎 / 著

JIAPINGWA ZHUAN

(1952 —)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贾平凹传

孙见喜 孙立盎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传/孙见喜,孙立盎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24-12219-0

I. ①贾… II. ①孙… ②孙… III. ①贾平凹-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9080号

书 名: 贾平凹传

作 者: 孙见喜 孙立盎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23.75印张 2插页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2219-0

定 价: 39.90元

目 录

第一章	身在苦水里煮	1
第二章	心在碱水里泡	19
第三章	浸透灵魂的传统	42
第四章	从美人琴到飞马奖	71
第五章	缘线接通即死亡	102
第六章	从香港到美国	113
第七章	创办《美文》	125
第八章	中国文坛大爆炸	144
第九章	从海南到江浙	174
第十章	走进塔里木	211
第十一章	费米娜文学奖	226
第十二章	果子是根的呈示	243
第十三章	从民间立场到中国气魄	274
第十四章	从当选省作协主席到荣获茅盾文学奖	332
第十五章	激情喷发：十年五部长篇	349
	后记	374

第一章

身在苦水里煮

一声婴儿的啼叫，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这地方是陕西省丹凤县金盆村，一个外乡妇女借金盆一方宝地专来这里坐月子，娃娃落地，东家西家都来帮忙，时在1952年农历二月二十一。一个农民的儿子降生了，这就是贾平凹。当时，他父亲贾彦春在金盆的南寺小学教书。平凹娘寄住的这户人家姓李，为了纪念儿子出生的顺遂，贾彦春为儿取乳名为贾李平。娘来金盆坐月子，全靠大姨的照顾，因为姨夫带兵驻扎在金盆，姨是随军的家属。

棣花镇的贾家老宅院里，老少20多口人呢！父亲排行老四，三位兄长都儿女众多。平凹满月后，一家三口回来，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土炕上。在贾家明堂，贾平凹排行老八。老八被随意安置在土炕的小角角。

二月天，丹江上的长堤岸柳，鹅黄嫩绿得好看，长堤内的弧月形百顷良田，小麦菜花都长势良好；棣花埝畔的300户人家联合起来，在这块大田的外沿箍了两道石堰，又修复了三丈高的镇河古塔，防御丹江那肆虐横暴的夏洪秋水。适逢开国之初，人们精神亢奋，万物欣欣向荣。村民组成互助组，在大田中央开一道笔直水渠，引丹江水浇灌这片土地上的五谷六豆。棣花的地形仿佛是两扇锅盖板，下扇是这水旱保收的百顷良田，上扇便是塬上的旱地。棣花镇就在上下扇之间，老街在埝下，新街在埝上；合起来是一个浑圆的盆地，锅盖板的接缝便做了长坪公路，这就是1935年修建的，西接长安、东达豫西西坪

镇的312国道。盆地南，丹江曲流而过；盆地北，西山塬懒散错落。在塬的怀抱中，又横卧一座矮丘，俗名牛头岭。牛头岭地高坡平，视野开阔，生一片柏树林，贾家祖坟就在这里。这里风景特异，北沟有擦擦石最招外人观览。那是三间屋大的两块黑石相叠，风能动之，人却难撼。地质队的人说那石头相擦是地球上小冰河时期的证据。还有西山塬，东是苗沟，西是条子沟，两沟平行，自北而南夹棣花镇而入丹江。因为有这两条沟的滋润，棣花老街的埝下便涌出两股泉水，致使东西街之间涸成一块池塘和周围的“下湿地”，故此地有“二龙拱珠”的说法。棣花人在这里植荷种稻，荷生九眼莲，池产大鲢鱼，都是本地特产。

丹江自秦岭南麓的商州黑龙口流到这里，人称州河。它经商州、丹凤、商南入河南境，再过淅川老河口而往湖北，在那里汇入汉水扑到长江怀抱里去。早先水脉旺时，襄樊的舟楫是直开丹凤县城龙驹寨的，当时的船民水手为了帮会联络，在龙驹寨堂堂地筑起一座船帮会馆，人称花庙。此庙今日尚存，先为文化馆所用，后改为地方博物馆，整座建筑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从棣花镇东行7.5公里是商洛镇，这里是秦时商山四皓的长眠地，有庙堂一座、古柏二株，当地人视若祖庭。四皓墓正对着的丹江南岸，有一“商”字山，为雪后的沟脊呈黑白笔画显现，是古代商山的八景之一，名曰“商山雪霁望难收”。棣花镇当年各种庙宇十五六处，最古的建筑是双庙。那是老街东头并排耸立的两座古庙，两庙相距仅二尺，其开间、进深、脊高，以至间架构造皆相似。东者为关帝庙，西者为二郎庙。二郎庙建于金代大安三年（1211），风格熔金汉工匠艺术于一炉，又有喇嘛庙的意味，据说是纪念杨戩的。相传800多年前，秦桧割百里秦地给金人，宋、金两朝的分界线即在两庙中间。双庙前有广场，广场南端是魁星楼。逢年过节，村民演戏自娱，周围的曹家沟、巩家河、野猫洼、贾塬、陈塬等十几个村的人都来这里唱戏耍社火看热闹。后来，双庙做了生产队的牛栏和库房。而魁星楼高台崛起，成了夏夜间老少光棍们的天堂圣地，被戏称为“光棍楼”。他们一片芦席、一壶清茶、一袋旱烟，在这里纳凉说古经，贾平凹最早的民间故事积累即得之于此。棣花镇

端前的丹江南岸，峭崖绝壁上凿有石洞数十，多为当年大户人家所有；荒乱岁月，兵匪之祸顷刻即至，有钱人在这里藏金纳银。通往石洞的路是搭在悬崖上的栈道，道板抽去，万夫莫开。石洞高处是岭，岭的脊梁处，缺了一个浑浑的半圆，又生得一片古松，若从牛头岭这厢望去，便有了“棣花八观”之一的“松云藏月”。棣花镇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说周朝有位姜娘娘，某日南游到此，歇脚时，将头上一支簪花寄放此地，归回时忘记拿走，后人遂修寺供之。于是此地名称“寄花”，后人谐为棣花。那古寺叫簪花寺，历史上屡毁屡建，香火不绝。最后一次毁在1958年，现今仅留一片废墟。另一种说法是棣花镇得名于一种植物。那是可以用来嫁接梨树的砧木，当地叫棠棣子，属蔷薇科，为落叶灌木，叶卵形，边沿若锯齿，初夏开黄花，单生枝顶，有单瓣重瓣之分；花可入药，有利水、消肿、止痛、止咳、助消化之功效。此植物在这里随地而生，入秋叶色火红，微有异香。地以物名，于是有了棣花。“棣花八观”为：昙花胜迹、古塔钻天、松云藏月、神龟垒石、南山飞瀑、二龙拱珠、双庙仪威、魁楼映瑞。

贾家大院这位叫贾李平的老八，人喊他“平娃”，后来单唤一个“平”字。不久，父亲到西安师范学院进修去了，母亲对娃精心调教，所以他从小就乖、听话、勤快，给大人取烟点火，替婶娘看门抱柴，为奶奶捶背穿针，长辈们都喜欢喊“平”来跑个小脚路。学龄前，父亲教他写会几个字，就到处胡刻乱画。红油板柜上，被他用小刀刻得满是字痕；邻家盖了新房，泥皮未干，他用枣刺在山墙上划字。5岁上，村里扮社火，他被安置在高台芯子上，别家孩子一上芯子吓得直哭，他却眉开眼笑地扮演起关公！

贾家这个家族，父辈弟兄四个，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常年逃壮丁、买壮丁。新中国成立后，老三、老四当了公家干部，老大、老二也在村里有鼻子有脸。爷是1949年去世的，奶奶则活到1962年。当时，这个家庭在村里的户口是22人，大家庭里，兄弟、妯娌、满堂子孙，合家过日子。小矛盾，大和睦，县上奖来了“模范家庭”的红匾，奶奶觉得她的脸面有盆子大。到1962年底，孙子辈有17人，齐棱棱站了半院子，弟兄四人一合计，家便轻轻松松地分开了。

平娃家分得厦房两间，熬锅一口，还有八个大萝卜。平娃父亲退休后，在棣花镇东头盖起一所宅院，植了牡丹、月季、秋菊，或夏夜纳凉，或中秋赏月，邀了老弟兄们，一壶烧酒，四碟小菜，谈论世道，弈棋品茶，享一番天伦之乐。平娃有一弟二妹。弟名再娃，承袭了父业，在一所小学教书，膝下儿女一双。大妹小妹在县城州市上班，自食其力，生活小康。

1958年，平娃上小学了，一年级就能给父亲写信。父亲在山阳县教书，妈妈的话、奶奶的话，都通过他的小铅笔传达过去。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几乎年年得奖。初小设在法性寺，一年级的教室在贾家祠堂。桌子是一溜土墩墩，凳子要自带。那时还没分家，院里孩子多，家里没有那么多凳子。大伯立了规定，考上高小才发凳子，初小一律没有。凳子没有，办法却有，大伯把一捆劈柴解开，用斧子砍去毛刺棱角，发给每人两根。平娃是抱着两根劈柴去上学的。两根劈柴架在别人凳子上，坐着夹屁股，他便骑了上去。于是，四年小学，他一直骑着劈柴听课。他没有书包，娘用她衬枕头的蓝花布给他包书。没有笔，他自己想出了办法，把竹筷削尖，蘸上墨水就是钢笔；偷一撮大伯羊皮褥上的毛，扎到柳棍上就能写大字。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三门课都得了9分（满分10分）。9分也高兴，回到家，他要把那个通知书拿给娘看，却想不到竟跑丢了，为此他哭了一晌午。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他的功课大有长进，人缘也好，深得老师们的喜爱。他由少先队的中队委升任大队长，胳膊上戴着三道红杠杠。大队长要向他的“部下”讲话，老师抱他站到凳子上。他还爱看戏，远近都要随了大人去，后来还在村上剧团饰演角色，是秦腔戏《血泪仇》中的狗娃。那时候，他演戏的积极性很高。秋后去外村演出，晚上回来常常很晚，娘便温两个“水花”柿子在锅里，算是儿子回来的夜餐。

一年级时，有个星期六下午，娘领他到30里外的县城去看姨，说好星期天下午回来，不误他星期一上学。可是到星期天下午，姨说什么也要留娘再住一天，娘动摇了，不想走了，并要说服儿子。平娃执意不从，姨便下保证说，星期一早上挡个车，一碗饭的时间就回去了，误不了上课。熬到星期一早上了，三人去挡车，偏巧就没有挡住，眼看日头一竿子高了，姨就留他们吃过早

饭再走。这时，平娃对娘说，你去帮姨做饭，我在官路上看人家骑自行车，饭熟了就回来。可是，饭熟了，人不见了，老姊妹方知上了大当。娘急急包了两个蒸馍，上路追赶，她知道儿子对学业是多么重视！这一年，他刚刚7岁，有胆量独自走完30里路。他心里明白，来时是顺着公路向东走到县城的，回去也只要顺着公路向西，终能回到家里。娘整整追了20里，才看见他的小影影。待赶上了他，离村只有二里路了。他虽然迟到了，但终于赶在放学前回到了学校。

早上去上学，平娃每天都去得很早。可教室在庙里，满墙都是神神鬼鬼的壁画，那些龇牙咧嘴五颜六色的面目于拂晓的朦胧中很是吓人，他便鼓动全院的堂兄弟们一起去。他挨个儿去叫门，大家结伙朝学校去，路过黑洞似的屋巷，路过秋风瑟瑟的苞谷地，谁也不敢打头，他便缩了脖子去充硬汉。他有壮胆的办法，就是领着大家高声唱歌。到了学校先背书，书背熟了，老师也就到了教室。冬日里，破庙里北风穿堂而过，同学们冻得鼻流涎水的。一到下课，在向阳背风的墙角角，大家就顺墙“挤油油”。每个人都可能被拥到墙角那个“王位”上去。在那里，可以憋了气，架起胳膊，让一排人的冲力把自己抬起来。大家都要攻占这个王位，但占领者也随时可能被后来者用腿撬出去。这样，一个轮回下来，脚也热了，手也热了，身上说不准还要冒汗呢！平娃人小，外号叫“菜籽儿”，他每一上阵就要被别人一个腿拐子顶了出去。出去了，又常常被年龄大的同学捉住“打夯”。他们几个人一齐上，先将平娃按倒，捉住两手和两脚，面朝上抬起来，再高高地墩下去，总要听到屁股在泥地上“咚”地一响，方才哄笑而散。

秋收后，平娃最乐意帮人家剥苞谷。这时候，各家的大人都把最精彩的故事讲出来，他们要吸引爱听故事的孩子来给自己帮忙。他们要最早剥完自家的玉米，以便雨季之前晒干收藏。特别是本村一位老人，他不仅善讲狼和鬼，还能说薛仁贵征东征西，这故事很长，要从立夏说到立秋，平娃是他最忠实的崇拜者。平娃聪明，可身体发育慢，比起同龄人来，总要低上一头，甚至和弟弟打架，他也常常吃亏。上体育课是最发愁的，沙坑跳不远，篮球抢不着，只有

一旁去看女孩儿家玩石子、跳房房。年龄稍大，看女孩儿玩也不好意思了，只得一个人坐着，默默地呆想。地缝里一只蚂蚁，柳叶上一个蝉壳，喇叭花上出现白斑，向日葵上两只彩蝶，他都寻着根儿去看。特别是天上的月亮，月亮跟前的星星，常常勾起他对夜空的遐想。他开始孤僻了，性格变得内向起来，或者说，他开始独立观察生活了。

小学高年级，每逢寒暑两假，拾柴是平娃的主要营生。他背上扣个大篓，手拿能砍能砸的弯镰，领了弟弟，远山去不了，便在村庄周围转。渠堰、河堤、坡根、地畔、坟丛，那里有枣刺疙瘩老树根，有干枝朽木枯树皮；赶黑回去，满满一篓，弟兄二人要可着气力抬呢！儿子拿回柴火，娘自然高兴。常常是在出发前，娘要奖赏每人半块煎饼。他们把煎饼卷起来，舍不得吃，走一段路，嚼一点点，常常还要用荷叶包一半留着回来的路上吃。有时候，他们自己惩罚自己，那是没有捡到柴火的时候，就将那一半煎饼携回去，退给娘。也有招来灾祸的时候。为了防洪和水利，林木是受到保护的，这样，河堤渠堰常常有人看守。冷不防，他们被人捉住了，轻则扭去见家长，重则夺了篓子和镰刀，甚至还要挨打。遇到这号事，娘是不会袒护儿子的，反正做了错事就不给饭吃。其实，他们怎么饿得着呢！有婶娘，有叔伯，谁家锅底刮不出一碗锅巴！当然，他们也要争气，上树吃蛋柿、下池摸莲藕，自然界有的是营养品。12岁起，他跟随大人去远山砍柴。背着背篓，手提砍刀，要走30多里路。他们天明赶早吃饭携干粮出发，过丹江，进甘河沟，直到日薄西山才得回来。梁力大的，能背180斤。那柴火在背篓上摞得小山一般，光攀绳也要两丈长呢！可他们吃的干粮，只有糠炒面和冷红薯。平娃人小力单，却极贪功；背得多，落在人后，过山转崖，常常熬不到下一站“背篓窝”——背柴出山的人，并不能随意歇脚的，山路崎岖，悬崖沟壑，隔一段路才有屁股高的专用石台窝子可停靠背篓。他熬不到，便要硬撑，这便练就了他的耐力。后来，他从事创作的忍耐和持久力就得之于如此的锻炼和磨炼。

到了下午，娘要走十几里路过河到甘河沟口接他。有一回，他滚了坡，连人带背篓跌下去，所幸人小身子轻，被半崖上三棵桦树挡住，才被人用背篓攀

绳吊上来。人没受伤，柴没散捆儿，原样回来，村人都说这娃命根子硬！最有意思的是捞红薯。山坡地里，红薯挖过，总要遗些七零八落的在土里。秋后闲了没事，人们就去地里捞那遗落的。别人顺着茬儿挖，翻地一般，却常常捞到的只是一些红根和断头。可是平娃手持锄镢，看准一个地方，一镢挖下，总有红薯翻出，遇着大的，切了白茬，粉生生的招人眼馋。他身穿父亲一件旧的中山服，衣襟遮了膝盖，一畔地不到头，四个兜就全装满了。他被人称作捞红薯的专家，外号叫“挖扒”。成人后，回故乡去，人们还常常请教他的经验。据他说，红薯遗在土里，谁也看不见，全凭感觉。你感觉那里有，就要果断地挖下去。要挖得猛，掘得快，全是一刹那的工夫。要是疑三疑四，捉摸不定，或是掘得轻，动作慢，红薯早就跑了。生活紧巴的山里人，不愿自己的劳动成果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平娃自小受这熏陶，所以成家后，一颗黄豆冲进下水管也要可惜半天呢。

庄户人家，互相帮工是少不了的。东庄盖房，西街埋人，都需要人手。平娃家，父亲在外地，娘又拖着弟妹，给村人帮工只有他去。他人小力单，吃饭虽少不了两个杠子馍，可做活添不上大力。有一回去帮移民户搬家，人家都拉碾子、拖碌碡，可他跑了几十里，只扛回来一根磨棍。好在乡里人看重情义，来个娃娃便带来了一户人家的脸面，主人照样心里美实。

有一年丹江发大水，淹没了半条棣花街。河水退去后，全村男女集体清理河床，并组织人力开山炸石，重修河堤。石头在河南岸，要抬到北岸，队长由自己估计石头的大小来记工分，并把工分写在石头上，但他并不公道，亲戚朋友、自己家族的人，他常常就估得高。对此一些老实人只有忍气吞声，而一帮小青年就是不服，工分就是口粮呀！于是，几个小鬼就在一起商量办法，最后是平凹定了主意：由大家掩护，他执笔把少估了的3改成8、把7改成9。大家多得了工分不说，关键是报复了队长。

1964年秋，平娃考上了商洛镇初级中学。商洛镇离棣花15里，自己要背了粮去，在学校搭集体伙，住通铺，一星期回家两次取菜。菜是酸菜，娘用萝卜叶腌的，常常，他一路走来，一路观景想心事，往往就要跌跤打碎罐子。罐

是陶罐，换一个得要八斤玉米。他曾编儿歌自嘲：“罐罐来，罐罐去，回来提个罐罐系！”

语文老师布置作文，别人一星期做一篇，他一星期做两篇。那时候，父亲已经调回家乡附近一所中学。他星期天回家，就常常帮助父亲批改学生的语文作业。父亲从西安师范学院毕业后，先在西安灞桥教书，后调山阳县；在山阳执教八年，1961年调到商县夜村中学，后来又调到丹凤县商镇中学，他的教书生涯是在这里画上句号的。

初中二年级时逢着了“文化大革命”，人家串联，平娃也串联，跟村里一群小伙伴搭帆布篷卡车到了省城西安。父亲给了20块钱，粮票是一袋玉米在粮站换的。他们这样一伙山里娃，堂而皇之地住进了西北工业大学。可是，进城只会走一条路线，出出进进离不开和平门，离开和平门便要迷路。他在西安经了世事，看了火车，临回去不忘给父亲买个辣子碟，不忘给大妹买一条塑料围裙。回去之前要开洋荤，便去那羊肉泡馍馆，买了两个饼子，却蘸辣子酱来吃，不知道还要掰碎了上锅去煮。

1966年暑假，父亲在教育局的学习班上被批斗，他始知这个“文化大革命”不是像在西安串联那样闹着玩的。1967年，贾平娃离开学校，被子一卷，回家生产。这年他15岁。可是，他的身体瘦而小，体重只有七十来斤。那时学大寨，劳动报酬以工分计。队长分配他和婆娘女子一搭里干活，可妇女们也不喜欢他，嫌他力气小，提携不了她们，又给她们争不来好处，而且形象不佳，笨嘴拙舌，不能给她们带来快乐。这样，队长便派他做零活，一天只记三分工。而那些女流们，每天要挣六七分呢！好在队长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念及他做活主观上甚是努力，半年后每天的工分增加到三分五厘。这一成功使他大受鼓舞，他甚至敢于反诘蔑视他的女人们了。一次挑水，和一个姑娘同行，人家一口气担到头，他却要途中歇一次。为此，一位小脚的婶娘讥笑他不算男人，他立即进行反驳：“你也算女人吗？人家女人进县骑自行车，你行吗？”

这几年，他已不满足于“光棍楼”上藏人胯下听狼听鬼了，他酷爱读书，

凡棣花镇能找到的书他都读了，还托父亲到朋友处借。他的初中母校有个小图书室，红卫兵那阵，书也被人偷光了，他打听到一些下落，常常就用帮工去换读。十六七岁上，同龄人纷纷定媳妇，他却很镇定。娘急了，知道自家儿子其貌不扬，便四处托人做媒，他却给娘变了脸。娘分辩几句，他就发了火，一气之下用石墨将一句李白的诗写到山墙上：“天生我材必有用。”1970年，贾平娃随村里一些小伙子去公社报名参军，身体检查全部通过，唯一不合格的是他的平板脚。他出外闯世界的理想第一次遭到挫折。

公社在十里外的苗沟修一座大水库，场面很宏大，队上便将他充个人数送去。可是，只三天，就被辞退了，因为那活儿不是开山放炮，便是撬石拉车，他这个黑瘦碎鬼派不上用场。后来，队上派他去水库送信，适逢库上开会要写大标语，恰又无人执笔，他便自告奋勇提笔书写。不料领导见了，大加赞赏，说是工地正缺秀才，就交代把这娃留下搞宣传写材料！这就正中下怀，他被留下来刷标语，喊广播，还独编一份《工地战报》，身兼记者、编辑、美工、刻字、校对、印刷、发行等七职，虽然很忙，但觉得鱼游江海，得乎所哉了！后来，他之所以能画几笔，书法也拿得出手，全是此次磨炼的收获。他还当过编剧，当过导演，工地上活跃着一支小型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苗沟水库当时是丹凤县的四大工程之一，该水库蓄水量12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000多亩，全库总工程量为62万个工。这时的平娃，对家乡的水利建设充满了信心，他不时将水库工程进展报告给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和朋友。1971年11月6日深夜，他写信给一名远在唐古拉山当兵的同学说：“值得告诉你的一件事是，水库架设一座长达600多米的空中索道，创造了商洛专区的第一个奇迹。”一次，工地上来了一名参观的大学生，此人当时在西安是无人不晓的街头诗人：“你革命你有力，你能抛出赵守一；大革命大串联，我们不要霍士廉……”这些句子平娃早都背过了，眼下写这诗的人背着手俯瞰工地，又侧首睥睨他们的《工地战报》，平娃吓得大气儿不敢出，藏到工棚后边偷看那人风采。如今此人尚在某地教书，或许早知“平凹”大名，但他未必知道，这“平凹”曾从他的背影中获得过闯荡文坛的信心和力量。平娃发表在战报上的一首诗，不少人都说

好，劝他寄到省报去。他立即就动心了，连夜将诗抄好，赶回家去，声粗气大地对娘说：“借我八分钱，过十天，还你五角！”指头蛋儿大的硬币，娘数了八枚给他。稿子寄走了，他便每天留心省报，邮递员到工地，他老远就迎上去，把一份《陕西日报》从头到尾地翻看，寻他的诗作。过了一个月，终于没有，他忍不住问一位老大学生，人家笑他说：“编辑老爷早把你的诗擦了屁股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向报社投稿，时间是1971年，那时他19岁。

水库上偶尔也改善生活，那是一个杠子馍、三片条子肉。馍被他掰开，夹一片进去，使劲儿来捏，将那肉捏得挤出油，让那油又渗进馍里，他才半口半口地品着，做一番高级享受。省下那两片肉，他摘来蓖麻叶洗干净，将肉包了，一气儿赶回家去，送到娘手里，说是给父亲补身子，娘立即就眼泪巴巴的了。父亲是1970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开除了公职的。革职后，父亲没有了工资，身体又不好，常年要借钱去看病。娘把儿的孝心对父亲讲了，父亲感叹良久，猛地一拳砸在膝盖上，起身就出去了。半个小时之后，父亲提回来一副猪红肠，命令娘立即熬煮，命令小儿子再娃马上去水库，连夜把哥哥叫回来。母亲把一副猪红肠仔细加工，心肝肺各样做成两个菜，三热三凉。时辰虽到子夜，可父亲的愿望实现了，他回馈了儿子的孝心……

这期间，平娃也试图多方寻找出路，可屡屡被人挤了下来。当农民干地里活儿没力气，报名当兵却身体不过关，招地质工人报了名却被人顶替，公路段招养路工他去了人家嫌他矮，竞争当民办教师也被淘汰。他说自己像是一头羊进了沟，所有的沟沟岔岔都被占了，只得顺着一条道儿往远处走，最后反而上到了高处的沟壑。

终于来了机会，1972年4月28日，贾平娃经水库工地推荐，由县上批准来到省城上大学。据说，为了这次推荐，平娃还给队长送了些柴火。为此父亲也找人说情，但一个“戴帽子”的人，他的求情远不及娃在水库上的表现来得有力。西北大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1924年鲁迅曾在这里演讲过《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贾平娃，商洛山农民的儿子，背着他的简单行装跨进校门时，心里确实很自豪。在棣花镇，他是第二个上大学的；在贾家大

院，他是头一名。前几年，为寻书苦思冥想，如今来到培养写书人的地方，心里不由得沉甸甸的。他第一个要看的是图书馆。天哪，这里是书山书海，管理员说那书架排列起来有几十里长呢！

他们中文系这一班同学共36人，工农商干兵，各行都有，年岁相差很大，有1966年的高中生，有初中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三级工人、当兵的排长。新生入学，系上要求每人写一篇上大学的感想。他提笔写了一首诗：《相片》。他写得很长，从棣花镇一直写到西大校门。他没做什么构思和推敲，只觉得胸膛里呼吸着强大的气息，笔在他手里信马由缰。这个农民的儿子怎么也没想到，几天后，第一期校刊出版了，他的诗竟刊登在上头！

听着人们的议论，他吓得大气儿不敢出。因为这第一期的校刊，上面全是教师们的文章，而学生的作品，仅仅他一个。作品后边，他老实实在地署上自己的本名：贾平娃。那时候，他写诗的速度极快，学校的墙报、校报、专栏等，凡是登文章的地方，到处有他贾平娃的诗。一时间同学们都叫他“小诗人”。小，个头小，那时候还不到一米六；年龄也小，全班他为最。在校刊上连续发表了诗作，他便有些不满足了。他要冲出校门，“杀”到西安市上去。市上有一家文艺刊物和一家日报，他得空便往那里跑。没有钱，但有两腿爬过山路的腿，去的时候，信心百倍，书包里的稿子也似在蹦跳，可是到了编辑部的大门口，却总是心怯。他在那门口长久地徘徊，总觉得报社门槛高得可怕，这么想着，便悄然离去。如此这般来了去，去又来，编辑部的先生们尚不知门外的潮涨潮落。

半年多过去了，他写的十几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故事，竟没有一篇变成铅字。他伤心极了。有时，翻看校刊上的文章，对比自己，总觉得在山里背柴时腰里那块硬硬的骨头还在。他总相信自己还能写。每写出一篇，为了自我鼓励，偷偷地跑到边家村的食堂去，买二两岐山臊子面犒劳自己。同时，他又四处求教，在那些发表过作品的人面前，他是最真诚的小学生。某个冬日，他约了极要好的同学和谷，借了一辆自行车，一个带着一个，去拜访一位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不料，车过十字街口，忘了躲避交警，结果连人带车被扣

住。骑自行车不准带人是当时的交通规则，处罚措施是发给他们每人一面小红旗，叫他们分别站到两个道口上；又发给他们一个小本儿，那是本市的交通守则，让他俩一边学，一边实践着也逮一个违犯者；逮住了，再说怎么处理他们自己……这涉及人格问题，铜川籍同学和谷山一般沉默着，眼球都鼓了出来，他在煤矿上熬过工，吃过硬的，他死活不接那红旗。平娃把那红旗夹到腋下，袖手睥睨……僵持了一会儿，交警了解到他们是学生，且要去拜访老师，就象征性地叫他们值一会儿勤，然后放行了。访问诗人的结果是他们回来赶紧补读古典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等等，这一时期的精心阅读，实际上是他们坚实筑基的过程，根基扎得越深厚，楼房才能盖得更高大。

10月里，天凉了，二十岁出头的贾平娃，缩着寒瑟瑟的身子，把两条裤子送到钟楼邮局附近的铺子去缝补。等待的时间，他看西安大街上的男女们都是一身的腈纶衣裤，红红绿绿的好看，又切身感受着“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萧瑟和凄冷，就不由得在邮政广场上跑动驱寒。这儿有两个管理得挺不错的花园，里边菊香一片，金光灿烂。无意间，他朝那花园旁边的报摊上瞥了一眼，立即，目光就直了，“贾平凹”三个黑体字清清楚楚地映在眼里！他弯腰细瞧，但见那报纸的右上角有一行大字：深深的脚印。他忍不住“啊”了一声，却急忙转过身，捂了口，稍作镇静，抖抖索索摸出了几枚小钱，迫不及待地买了这张报纸。当天夜里，平娃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一重大喜讯。这篇两千字的散文刊登在《西安晚报》上。这是他第一次在省城发行近百万份的党报上公开发表作品。张月赓先生是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自此，西安的读者开始注意“贾平凹”的文章。

其实，贾平娃的处女作是发表在《群众艺术》1973年8月号上的《一双袜子》，学者费秉勋当时是责任编辑。这个革命故事是他和同学冯有源合作写的。为什么《深深的脚印》要比《一双袜子》更使他激动呢？因为，《一双袜子》淹没在刊物里，外界知之甚少，再加上刊物发行量不大，即便行内人也未必去注意一则“故事”；而《深深的脚印》却不同，报纸一出，全市的人都传阅，而且文章的位置那么醒目！也是从《一双袜子》开始，他一直使用贾平

凹这个笔名。陕西方言，“娃”“凹”同音，改“娃”为“凹”，在于他要正视前途的崎岖和不平。

1974年夏，西安酷热难熬，30天的伏旱烤得关中大地草木枯黄。在此形势下，上头要求干部学生下乡去抗旱。人们去了，结果越抗越早，还给老乡们在吃住方面带来麻烦。贾平凹就是在这场抗旱中开始了自己的暑假生活。本来与和谷约好，假期去桑树坪下煤窑，一则看看那奇妙的地下世界，再则还想打个短工，挣些零钱充囊。可是这个旱一抗，他们的计划落了空。且西安酷热难熬，眼看着假期过半，文章没法写，随时还要被抽去参加什么运动。于是，他下决心回棣花镇讨清静去。

商洛山中要凉快得多，丹江流域也不怎么旱。这里海拔高于关中，且有长江气流溯上。那挟着水汽的凉风碰着了秦岭，常常就吐下了一阵阵的唾沫雨。平凹心情愉快，他第一次以探析的眼光来看故乡的山山水水。从前，这里的山石草木明月，他熟而无视，视而无识；如今，他竟看出它们虽然无语千年，但却个个都有性灵呢！北沟擦擦石，南山大石幢，他都去抚之、叩之、听之，都将一时的感觉记在笔记本上。

棣花一圈走完，他又突发奇想，去看武关，去猜想秦将之威武和那城池之古貌。这里自古便是关隘重镇，历来为兵家所争，它和函谷关、萧关、大散关并称为秦之四塞，出这里可南及鄂北、东通豫中。

平凹说去就去了。他自棣花东行50公里，但见谷涧若线，两岸崖壁如削，关址筑在峡谷间一块高凸的平台上。关寨周匝三里，版筑土墙，寨城方形，东西各开一石砖包砌的券洞门。西门外额阴刻“三秦要塞”，东门内额阳凿“古少习关”，“武关”二字高悬于东门外额。关东山路盘曲，崖高壑深，山环水复，险阻天成。秦末刘邦入关取秦，即就道于此。

当然，免不了要去乡间探访。他没有记者证，没有介绍信，但他有一口道地的丹凤口音，有一身道地的稼娃打扮，有一副憨厚诚实的五官和神情。这样，他装作问路，装作讨喝，便极自然地 and 姬翁乡民闲话，和稚童村姑搭腔，一如过路走亲戚的乡邻。这一行给了他深刻的思索。这里的人民虽然口中少